

歷代名君要覽

下

9  
3305  
3





3305  
3

歷代名君要覽卷之三

君類第三

宋初劔南交廣各僭大號荆胡江表止通貢奉西戎  
 北狄皆未賓伏太祖垂意諸將命李漢超屯關南馬  
 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  
 鎮棣州以拒北虜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  
 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  
 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  
 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  
 郡中莞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



去五味於平藏





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許便宜從事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以遣之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夷情狀每夷狄入寇必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一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弔民伐罪平西蜀復湖湘下嶺表克江南兵力雄盛武功蓋世良由得猛士以守邊推赤心以御下之所致也

○丘瓊山曰昔人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

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富之以非常之惠則其養士足以得外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至小其名而不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其過則才能奮久其任則事體熟古用將之方不易於是而宋祖能用之此其所以養士少而蓄材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歟

○帝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二千而已然以齊州賦歛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關訟漢超貸民錢多不還及掠其女以為



妾帝召百姓入見便殿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  
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曰無也帝曰往時契丹入  
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掠汝於此時能保  
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  
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帝曰然則所  
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  
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超家之富  
貴也於是百姓感說而去帝使人語漢超曰汝須要  
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百兩曰汝自還  
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由是益修政理

吏民愛之

○帝以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  
將有異志者帝大怒以其誣告忠臣命縛其人予進  
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  
一寨不止免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  
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帝曰爾誣害我忠  
良此才可貫死爾賞不可得命其人還進進復請曰  
使臣失信則不能用矣於是賞以一官  
○建隆元年遣戶部郎中沉倫使吳越歸奏揚泗飢  
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餘萬斛可發以貸民至秋



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振飢民若歲荐飢無所收取孰任其咎帝以問倫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合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慮帝即命發廩貸民

○羅豫章曰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有其民也民之所恃以爲養者以有食也所恃以爲安者以有兵也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昔孟軻氏以民爲貴貴邦本也故有民而後有食有食而後有兵自子貢問政孔子所答觀之則先後重輕可知矣太祖建隆初楊泗飢民多死者沉倫請發軍儲以

貸之此最知本者也況軍儲又出於民乎夫以廩粟振民固有召和氣致豐稔之道然水旱無常萬一歲荐飢無所收取倫之言未爲不信也嗚呼太祖可謂善聽言者也

○帝初定天下掃五代之失日不暇給矣然猶命汪徹定宗廟實儼典禮儀聶宗義正禮器和峴修雅樂覽訪儒術疇咨治道是年幸國子監因詔修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親撰文宣王充國公二贊二年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遣中使以酒果賜之謂侍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



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周靜軒曰漢高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周太祖廣順二年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宋太祖視學乃見於得國之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宋氏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於是臣庶始貴文學迨至關閩濂洛之間文運大亨矣

○李氏曰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志

於治矣

○丘瓊山曰太祖此言即吳大帝勸魯肅讀書之意爲將而不明義理不通古今雖能成功不過麤材而已是故古之明將無不知書者但不循行數墨尋章摘句如儒生之爲耳

○初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多不稱建隆二年春正月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



凶歉。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概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二月遣使監輸民租。民始不困。

○周靜軒曰。人主苟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太祖得國度民田。則所以勤卹下民。監輸民租。則所以剷革宿弊。此皆可謂有愛民之心者。○帝修大內。既成。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者。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耳。

○羅豫章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則天下

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於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以見本心可謂知君道矣。夫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堯舜之道也。若太祖可謂近之者也。

○朱子曰。太祖不爲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

○三年三月禁民火葬。

○周靜軒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此送死大事。過於厚之意焉。



蓋衣衾棺槨必誠必信者欲其堅厚久遠無使土  
侵膚則是葬者皆歸於土未聞有火葬之禮也苟  
用火葬棺槨何爲以父母之身措烈焰之內人子  
之心獨無慚怛乎敗俗棄禮莫此爲甚太祖禁之  
可謂得重禮教美風俗之道矣

○翰林學士王著宿直禁中醉酒髮倒垂被面夜扣  
滋德殿門求見帝怒黜爲比部員外郎帝謂宰相曰  
深巖之地當以宿儒處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  
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  
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以竇儀爲翰林學士帝嘗召

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露額因却立  
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  
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帝歛容謝之自是  
對近臣儀服必整

○趙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帝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  
明日又奏帝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  
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乃悟卒用其  
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與普堅以爲請  
帝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賞者聖人所以  
勸善罰者聖人所以懲惡夫爵賞刑罰乃天下之爵



賞刑罰也。非陛下之爵賞刑罰也。陛下豈得專之耶。帝不能容。乃拂衣起。普亦隨之。帝入宮門。普立於宮門。不退。帝乃寤。卒可其奏。

○羅豫章曰：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賞所以勸功，罰所以懲罪。天下共之。太祖時，臣寮中有功當進官。此天下之大公也。帝不喜其人，欲勿進。此蔽於私者也。普力請之，至犯帝怒。普之言賞罰蓋合天下之大公，無可貶者。然古之善諫者，不然。優游不迫，因其所明而道之，則其聽之也易於反掌。故訂直強勁者，率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若普

者，不遇剛明之君，能勿觸鱗乎。嗚呼！太祖真大度有容者也。雖不免於私，然亦不能廢其光明也。

○帝初好弋獵，嘗狩於近郊，逐走兔，馬蹶而墜。因以佩刀刺殺所乘馬。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畋游，非馬之罪也。自此不復獵矣。

○帝一日後苑挾弓彈雀。臣寮中有一人稱有急事請見。帝亟出見之。及覽奏，乃常事耳。帝怒曰：此何為急事。其人曰：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鉞柄撞其口，兩齒墜焉。其人徐跪地取齒置於懷中。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帝怒解於



是賜以金帛慰勞而遣之

○羅豫章曰古者忠臣之事君也造次不忘納君於善有剪桐之戲者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者則即時戒正不敢嘿嘿也太祖於後苑挾弓彈雀當時臣寮中有以急事請見者豈近是耶及犯帝怒因以齒之墜也而警言以史官使人君動作不敢非禮莫大之益也

○永寧公主常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帝謂曰汝後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

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孝章皇后永寧公主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呂氏中曰勑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爲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爲儀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爲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小



而關於千萬里者為甚遠可不謹哉

○開寶五年夏五月大雨河決濮陽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帝謂翰曰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為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此必不能為災也帝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闕使之然邪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于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帝曰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頓首服

○王全斌收蜀沈倫以給事中為隨軍水陸轉運使王全斌等入成都爭取玉帛子女倫獨廉清無欲偽蜀群臣有以珍異奇巧之物為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才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

○初帝屢遣使諭江南國主入朝不至開寶七年九月乃命曹彬將兵伐之將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因鬪則李煜一



門不可加害。且以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帝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宋史斷曰：自古圖王之人，未嘗不窮兵黷武，恣於殺戮，以爲不若是不足以取天下。太祖之心，則不然，以四海爲己憂，以弔民爲己任，興師致討，務盡其仁。初征太原，道經麻衣和尚院，躬祝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爲意，誓不殺一人。後討江南，命曹彬曰：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其仁心之大，義聞之美，如此。宜其受天明命，奄有九有，而垂三百年之鴻業也。

○丘瓊山曰：王者之師，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誰歟？將帥也。將帥不能肅其下，則有仁不能施，有義不能振，號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辭，及其授劔之意，可見其仁義之兼盡矣。

○代州刺史楊業善戰，號楊無敵。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業領麾下數百騎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將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蔡虛齋曰。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功。可謂合古人用將之道矣。不然。信任之不專。則將救過之不暇。而何以伸其無敵之威哉。

○八年冬十月。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坦言。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之。

○帝謂參知政事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情無間耳。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帝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爲諸州知州。因



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非其人。則下有受其弊者。昔後漢秦彭爲潁川郡守。教化盛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木甘露之瑞。以一郡守尚能有感。若帝王崇尚德教。豈太平之不可致。而和氣之不可召也。

○嘗謂近臣曰。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豈能徧識之哉。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但擇得一好人。爲益無限。古人云。得一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茲言有理。朕孜孜諮訪。只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太平之基。然君子小人各有黨類。不可不察也。帝然之。

○又曰。朕雖寡薄。乘戰爭之後。孜孜求理。未嘗不欲加惠于民。若杜兼并。抑游惰。前世難行之道。朕當力行之。十數年間。家給人足。庶可致矣。政無巨細。欲速成者。必無其效。苟以道德化民。成俗未可以歲月冀也。

○又曰。國之上瑞。惟在豐年。頃來五穀屢登。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然而德化未孚。天貺若此。能無懼乎。○雍熙元年夏五月。帝幸城南。因謂近臣曰。朕觀五



代以來帝王其始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志于逸樂不卹士衆自生猜貳覆亡之禍皆自貽也在人上者豈得不以為戒

○帝之即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搏入見待之甚厚是歲入朝自言經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觀帝謂宰臣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下

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其語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放還山

○端拱元年春二月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同平章事帝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弭愛憎何憂不治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其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

○江州義門陳競陳宜都主倣明之後九世同居長



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媿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大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競子姪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于朝。淳化元年夏四月。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是歲秋七月。吉洪江。蘄河陽隴城大水。開封陳留封丘酸棗鄆陵大旱。賜今年田租之半。京師貴糴。遣使開廩減價分糶。

○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呂

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畱心則刑清訟息矣。

○初寇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遂爲樞密副使。



○帝修正殿頗施綵繪謝泌為右正言因對陳其事  
 即日命代以赭堊深加稱獎賜金紫拜左司諫唐置左右正言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  
 拾遺左右補闕宋改為左右拾遺為泌入謝曰陛下從  
 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末孟昌圖者朝疏諫而  
 夕去位鑒於前代致亂宜矣帝為動容久之  
 ○先是旱蝗遣使決諸州獄淳化三年夏六月雨蝗  
 盡殫京畿穀賤帝遣使增價糴貯之俟歲飢則減價  
 糴名曰常平倉遂為永制

○周靜軒曰常平者豐凶一價而無過中不及之  
 弊也太宗閱頗年荒旱賑貸恒缺創置倉解號曰

常平年豐穀賤增價糴之歲歉民飢減價糴之其  
 思患預防卹民之心可見矣

○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帝謂至曰嗜好不可不  
 謹不必遠驗前古秘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  
 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彥  
 卿悅可兩人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符彥卿傳曰彥卿酷好鷹犬吏卒有過求名鷹犬以獻雖盛怒必貫之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  
 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  
 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按蘇子容嘗紀計用章節中言曰人主不道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吳起之徒出而民殘



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鐘之徒出而民困於培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弊於誇大矣。豈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然或傲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欲也此說引事實而垂做戒最詳且切甚有補於太宗之言宜深察焉。

○羅豫章曰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之形見於外則其違道不遠也於是時也苟有臯夔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得於忘言之地矣至雖時之賢者聞帝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之語拜舞稱賀謂為將順可也然於

稷契臯夔之徒則非其倫也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可責以事者呂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敢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可同列竦息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

○至道元年秋八月詔立壽主元侃為皇太子元侃三子即真宗皇帝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帝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勅皆由禮則



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于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真宗即位首下詔書求治謂近臣曰朕樂聞朝政關失以警朕心然臣寮章奏多以增添事務苛細爲利亦有自陳勞績者多是過行鞭朴以取幹辦殊不知國家從簡易之理也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理不肅而成豈可慘刻虐下邀爲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

○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出營室北二月帝謂宰相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怠逸庶陟治道至于和平今彗出甚異其占安在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邪乃下詔令有位極言無隱自今避正殿減常膳

○是年張齊賢李沆入相帝諭之曰忠孝之誠始終如一當同心協力以濟王事齊賢曰古者君臣一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豈有不同心德能濟國家政事者哉帝曰國家之事務在公共審謹而後行之則無失矣況先帝所行之事各著規程但與卿等遵守而已

○嘗謂宰相曰朕於庶官中求其才幹者尚多有之



若以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行之門必有忠孝未有德不足而忠孝能全者

○又謂宰相曰臣寮中有被謗言達朕聽者詔之於衆似得其實然為臣為子鮮有無過之人但能改過知非即為善也況朝廷不以一青廢人終身之用乎

○終南山隱士种放居東明峯專以講習為業太宗時嘗一召之以母老不至咸平元年母卒貧不能葬帝賜錢帛等物令葬其母詔曰將使天下聞之知其厚逸民旌孝子相勸而歸于善也五年帝召放賜對便殿命坐與語久之喜謂宰相曰放召對與語不山

野訪以民事則曰徐而化之問邊事久不對但言愛民而已夫賞一逸人可以勸天下之靜退者乃授左司諫直昭文館

○帝自即位既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尹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御便殿視事或閱軍事講習武藝多至巳午間夜則召侍讀學士諮訪政事或至中夜還宮

○帝嘗謂諫議大夫陳彭年曰儒術汗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



朱梁而下。王風寢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人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大理。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對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上為製崇。儒術為君難。為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復請示輔臣刻石。國子監焉。

○咸平六年。帝幸金明池。語宰相曰。士民遊樂熙熙。然甚慰朕心。非承平豐年。何以致此。李沆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輒有科徭。官吏稟法。絕無煩擾。信太平之幸。帝曰。朕以天下之人當務佚之。至於勞民興師。蓋不得已也。今西夏未下。尚煩捍禦。然歷觀載籍。自漢魏以至於唐。四海無事。固亦罕遇。無事之際。更宜詳思備預。則無患矣。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蠲天下逋負。時四方無事。百姓康樂。口蕃庶。田野日闢。帝益務約。已愛人。乃下詔曰。今宿麥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或妄費。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索部中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是年冬十一月詔江浙荆湖閩廣凡狹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龍圖閣學士孫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篇為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下

○陳明卿曰仁宗有宋第一賢君功由講讀若孫奭真社稷臣也

○天聖七年夏六月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所營凡七年而成有司莫敢較其費帝以守衛者不謹所致

詔付御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暘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大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願思有以上應天變帝感悟遂薄守衛者罪

○帝嘗觀國史見章聖東封西祀及修玉清昭應景



靈土木之役極天下之巧過為奢侈謂輔臣曰此雖為太平盛事然亦過度當時執政大臣及修造者不得不任其責宰相呂夷簡曰府庫一空至今不充實者職此之由帝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

○真宗時撰皇王帝霸論又撰良臣忠臣論等帝嘗觀之因謂大臣曰凡為臣當為良臣忠臣無為姦臣權臣宰相等奏曰願陛下行皇王之道而不行霸道臣等待罪宰相敢不奉聖訓

○羅豫章曰孟子曰以假仁者霸霸必有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霸者之民驩虞如

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善乎孟子之言昔孔子沒孟子繼之惟孟子為知霸王者也夫學至於顏孟則王道其幾之矣故知聖人之學者然後可與語王道不知聖人之學不可與語也不知聖人之學驟而語之曰此霸道也此王道也必惑而不信矣聖人不作自炎漢以來有可稱者莫不雜以霸道亦漢宣之言是也若唐貞觀中海內康寧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蓋亦假之者也神宗時以司馬光之學猶誤為之說又況其下者乎然則霸王之道要須胸中灼然當時宰相未必能知也



○帝嘗謂輔臣曰。朕自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忠朴自守。第言多輕發耳。宰相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而然。帝復曰。朕於諸臣。記其大。不記其小。皆近世之名臣也。

○又嘗謂近臣曰。人臣雖以才適於用。要當以德行為本。苟懷不正。挾偽以自蔽。用心雖巧。而形迹益彰。朕以此觀人。洞見邪正。宰相等對曰。孔子第其門人。而顏回以德行為首。陛下所言。知人之要。盡於此。

○諫官韓絳嘗因對而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睿斷。帝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心而行之。

○景祐四年冬十二月。并代忻州地震。壞民廬舍。壓死者三萬二千三百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畜擾死者五萬餘。帝遣使撫恤其民。賜死傷之家錢。有差

○自趙元昊反。元昊。保吉孫。德明子。僭稱帝。國號夏。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



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慶曆四年春正月復御經筵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是歲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

○周靜軒曰仁宗詔天下立學行科舉新法則育賢才之道著作太學謁孔子則崇先哲之義隆其所以培植國本振作斯文而為有宋盛德守文之主者良以此哉

○帝嘗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於瓊林苑遣內侍賜以御詩又人賜中庸書一軸自後遂以為常初帝將以中庸賜進士命輔臣錄本既上使宰相張知白讀之至修身治人之道必命反復陳之帝傾聽終篇始罷



○羅豫章曰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  
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中者天下之大  
本庸者天下之定理故以名篇此聖學之淵源六  
經之奧旨者也漢唐之間讀之者非無其人然而  
知其味者鮮矣自仁祖發之以其書賜及第進士  
王堯臣等厥今遂有知之者昔者堯舜相授不越  
乎此而天下大治天其或者無乃有意斯文將以  
啓悟天下後世故耶

○慶曆六年帝謂輔臣曰比臣僚有言星變者且國  
家雖無天異亦當自修警況因譴見者乎夫天之譴  
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人主知臣下之過失示以  
戒勅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此天心之仁也敢不  
祇畏奉承之

○帝一遇災變則避正殿變服損膳徹樂恐懼脩省  
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命災所被之處必發倉  
廩賑貸或平價以糴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災甚  
則出內帑金帛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休力役  
罷科率薄關市之征弛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為  
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為瘞埋

○丘瓊山曰宋仁宗之遇災而卹民也不徒有惻



惻然哀矜之心。而實有鑿鑿乎賑卹之政。視彼之徒爲虛文。付之有司。以應故事者。異矣。萬歲之後。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至和初。京師大疫。帝出屏二株。付太醫合藥。以療民。解之。則其一。通夫犀也。內侍李舜舉馳奏曰。此犀之美者。請以爲御所服帶。帝曰。朕以爲帶。曷若以療民疾乎。命立碎之。

○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粥之。嘉祐二年秋八月。韓琦請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畱田租百石。以是爲差。

○張時泰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知田與民皆國之所有者。韓魏公請置廣惠倉于諸州。則是因其人之田。而給養其民。所謂惠而不費者也。

○帝愛重民力。其於宮室池臺。尤謹興作。三司嘗欲以玉清昭應宮故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用此。以資游觀之侈哉。

○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



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帝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戾豈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帝愛民恤物出於聖性其於斷獄必求以生嘗謂輔臣曰朕未嘗置人以死況敢濫刑罰乎

○一夕既寢聞樂聲命燭興坐使內侍審之曰鑿樓百姓飲酒樂聲也帝欣然曰朕為天下父母得百姓長如此足矣聽徹乃就寢

○朱子曰仁宗有意於為治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呂氏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畜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英宗治平元年增宗室教授先是以王陶等為白



子伴讀司馬光言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旬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于備禮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雖皇子資性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其侍御僕從佞邪讒巧之人誘導爲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即時斥逐若皇子自有過失規誨不從亦聽以聞如此則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至是封皇子頊爲穎王王陶等爲翊善記室

○是歲九月詔日開經筵時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張時泰曰大抵武以戡亂文以守成英宗當守成之日而頃刻不忘儒者其美可勝言哉

○哲宗元祐四年御通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



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  
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呂大防因推祖宗家  
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  
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因疏其事。親  
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  
曰：至于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  
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  
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

○六年，僉書樞密院事王巖叟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  
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  
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無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  
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  
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  
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內君子而  
外小人，則泰；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既進，君子  
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  
可不察。兩宮深然之。  
兩宮謂帝及太  
皇太后高氏

○六月，浙西水蘇杭死者甚衆，詔賜米百萬石，錢二  
十萬緡賑之。



○十月帝視國子監釋奠于孔子聽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乃還

○高宗論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亦蠹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丘瓊山曰宋高宗謂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此弊匪但宋人有之唐人之詩亦云死是軍人死功是將軍功其弊之來也久矣居人上者而能思慮及此遇有紀錄功次者必加詳審毋俾將領專有其功而致士卒之嗟怨異時復興師旅凡在戎行者皆奮其勇而不患上之人不已知矣

○紹興十三年詔下錢塘仁和二縣踏逐近城寺院充安濟坊籍定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及乞食之人每人日支米一升錢十文小兒半之宋自南渡後建都臨安既於京府立養濟院又於兩赤縣以近城寺院充安濟坊籍定老幼貧乏乞食之食日支米給錢以收養之

○十四年七月新建秘書省帝臨視至右文殿降輦頒手詔曰蓋聞周建外文掌三皇五帝之書見周禮春官漢選諸儒定九流七畧之奏見漢書藝文志文德之盛後世



推焉仰惟祖宗建開冊府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而一代致治之原蓋出於此朕嘉與學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觀新御榜題肆從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嗚呼士習爲空言而不爲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爲一德一心以共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顧不善歟

○帝嘗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緇給鄂州舊額給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周靜軒曰治國以養民爲本養民以寬卹爲先自喪亂以來東南之民疲於供饋水旱繼作弗克存生帝能惻然懷念特寬雜稅然後民得盡力於農畝而仰事俯畜之有餘矣誠仁人之量王者之心也

○初秦檜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緡紳脅息欲收趙逵置門下自東川僉幕召至一見光範檜喜接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逵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



費達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拂  
檜意者達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  
氷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不敢以  
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  
達如獮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邪風知臨安府曹  
泳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于上曰近三館士不檢宋  
三館謂昭文館頗多與官邸通臣將廉之其醜禍不  
史館秘館是也淺矣會檜得疾死上微聞其事紹興二十五年冬十  
一月召達入對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  
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乃  
以達為著作佐郎

○是歲十二月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  
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  
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  
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帝作損齋為燕居之所曰治道貴清淨宜恬淡寡  
欲清心省事

○孝宗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  
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  
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



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張時泰曰大抵人主一心莫大乎敬而敬莫大乎敬天能此則君德日新而日進乎高明不能此則君德日昏而日淪於汙下孝宗有見乎此故有是圖之作其在藩邸而有得於師傅之賢者於此可見

○乾道九年秋八月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爲之備於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

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旱備乎唐章丹爲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一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爲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下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焉

○淳熙二年宴輔臣于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速



眞後世龜鑑。衡等奏曰：陛下能以無逸爲鑑，眞社稷無窮之福也。帝又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是歲五月諭宰相以朝政闕失，士民皆得獻言。趙

雄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  
子論王道始於不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  
耻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  
孔子曷嘗不以理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  
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  
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爲，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  
記。

○十三年宴講官于秘書省。時進讀陸贄奏議終篇，  
賜侍讀蕭瑒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  
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



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失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

○理宗寶慶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三月朱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紹定二年秋九月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兗例也  
○淳祐元年春正月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折衷融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目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是



月封周惇頤為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又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夬講禮記大學篇監學者各進一秩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四年春正月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周典六計六計謂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出周禮天官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縱道于法道進也愧其冠紳貨悖而入蓄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謹刑

箴曰民吾同胞疾痛猶己報虐以威刑非不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蔑棄法理逮于郡邑濫用箠笞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七年創慈幼局應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官為倩貧婦就局乳視官給錢米如令前此惠民之政及於無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置為院場以專惠之者始崇寧元年次紹興二年而又見于此  
○金世宗大定二年上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於己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為心又謂宰臣曰百



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略無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正隆海陵朕早夜孜孜冀聞讜論卿等宜體朕意王年號詔百司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為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朕將親覽以觀人材優劣

○八年上謂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等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外任職官廉能者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又謂御史大夫李石曰臺憲固在分別邪正然內外百司豈謂

無人惟見卿等劾人之罪不聞舉善自今宜令監察御史分別刺舉善惡以聞

○十一年上幸太子宮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衆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遼天祚皇帝為金人所獲降封海濱王其子謂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高宗曰爾於李勣次子晉王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



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二十七年，上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為福，朕使百姓無冤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爾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孫矣。左丞幹特刺曰：臣等敢不盡心，第才不逮，不能稱職耳。上曰：人亦安能每事盡善，但加勉勵可也。

○二十八年，上謂侍臣曰：凡修身者，喜怒不可太極，怒極則心勞，喜極則氣散，得中甚難，是故節其喜怒，以思安身。今宮中一歲未嘗責罰一人也。

○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為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初世宗封葛王為濟南尹，妻烏林答氏儀容整肅，金主亮召之，烏林答氏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相累也。明監我心行至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良御得聞自教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己也。彼身為惡而祈福，何益之有？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



為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  
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  
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  
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  
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  
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  
可竭誠言之

○史臣曰世宗久典外郡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  
得失即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  
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  
責孳孳為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為君之道矣當此  
之時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  
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  
其效驗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訓辭而  
群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迄大順惜哉

○元仁宗延祐四年春正月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  
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  
差以致然與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  
輔朕不逮然嘗思之唯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各遂其  
生也



○閏月以立皇太子詔天下給賜鰥寡孤獨鈔減免各路租稅有差

○二月詔郡縣各社復置義倉

○夏四月不雨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柰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邪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劉賡等譯大學衍義以進帝覽之謂群臣曰大學衍義議論甚嘉其令翰林學士譯以國語

○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帝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為安邪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英宗即位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於宮中設宴時居先帝喪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拜住謂當進



諫即袖其疏入奏帝大怒既而曰非張希孟不敢言  
希孟養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  
浩字  
○周靜軒曰禁中張燈甚非美事世祖每痛抑之  
自是以後因而不禁則其失國之體大矣英宗因  
張養浩之言為革罷是一舉而听言革弊皆在其  
中又豈其他復諫自賢者比哉

○至治三年二月帝畋于柳林謂拜住曰近者地道  
失寧風雨不時豈朕行事有闕歟對曰地震自古有  
之陛下自責固宜良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  
在位三載於兆姓萬物豈無乖戾之事卿等宜與百  
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

○六月奉元行宮正殿災帝謂群臣曰世皇建此宮  
至朕而燬實朕不能圖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  
祖世祖遺衣皆綠素木綿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  
臣曰世祖創業艱難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  
之

○丁南湖曰天子而惡衣蓋匹夫創業者也元太  
祖先業富強至世祖則累代天子矣吾不意其縑  
素木綿而且補綴也又不意英宗纔年二十而能  
念二祖之惡衣也回視劉宋武帝見乃祖之土障



葛燈籠而目爲田舍翁者不亦天淵矣乎

○明太祖姓朱氏名元隆元自朔漠入主中國傳世既久。是安失德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兵亂歲饑民不聊生順帝至正十二年壬辰春太祖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十五年夏六月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顧謂諸將曰吾事濟矣遂率徐達等引舟師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拔之老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起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周靜軒曰元德旣衰天下鼎沸生民之塗炭極矣我太祖皇帝憫斯民之陷溺惜四海之分崩兵不血刃以取天下誠否極泰來之時也詎非天啓皇明誕膺景運歟革之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蓋斯世斯民之太幸也人歸天與安足疑哉



○十八年太祖自將兵十萬至婺進圍其城拔之改  
婺州路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  
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等爲訓導  
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  
悅太祖旣撫定婺州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  
諭之曰克城雖以兵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  
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  
當撫卹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  
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  
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  
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爾等  
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張時泰曰智可以得天下乎曰不可力可以得  
天下乎曰不可然則孰可以得天下乎曰德焉而  
已何謂德曰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辜是也智者  
遇之而其智無所庸力者遇之而其力無所措伏  
惟我太祖皇帝崇信義於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  
於天下未一之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遣將而戒  
以勿殺攻城而戒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爲智以天  
下之力爲力由是未至而民有後予之嘆旣而民



有相慶之欣所向無前以成破竹之勢者惟德是已夫豈智與力哉千古君子論三代而下以仁得天下者當以我太祖皇帝爲首稱而漢高祖非所先矣

○十九年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次子關爲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求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旣又以金玉飾馬蜜纒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

○周靜軒曰帝王之量猶天地天則日月星辰麗焉萬物覆焉地則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由其量之大也國珍遣使獻地歸附我朝遣子爲質則却之馬鞍來上則還之然而識見超卓其去常人心遠矣豈若錐測管見者所可彷彿之乎



○初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  
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夔童冀吳履張啓敬孫  
履皆會食省中目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  
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  
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  
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  
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  
王禕王夫錫至皆用之

○張時泰曰抑觀太祖克婺州之月不遑他務首  
舉賢才以咨治道帝王大略無出於此宜哉成功

若建瓴然孟軻氏有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  
賢也我太祖有焉

○二十四年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  
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  
入城諭陳理漢主友諒子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  
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飢  
困命給粟賑之於此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  
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  
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  
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



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太祖既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法，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諭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較，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蘇紫溪曰：有道之主，與無道之賊，規模自是不同。蓋有道者必節儉，節儉者必爲天地惜財，爲生



民惜費天命歸而民心所以咸戴也。無道者必窮奢極欲暴殄天物害虐蒸民夫民必厭棄之陳氏牀用金鏤我太祖一見即命毀之有道之主孰有過于我太祖者乎

○二十六年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周靜軒曰求遺書帝王之盛事也當衰亂之世人不知學為君者但知關土闢疆是榮為臣者但知富國強兵是務而所謂求遺書崇文學者漠然未之聞也我太祖之求遺書獨見於兵亂倥偬之且則其致本抑末而洪謨偉畧迥出前古而三皇五帝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然則太祖垂情古典之心豈不極其盛哉

○是歲冬十二月群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



宜早定。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至正二十八年正月。群臣百司合詞請進尊為皇帝。即位於南郊。定有天

下之號曰大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

明。建元洪武。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

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釐地者。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

○二十七年。太祖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



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  
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  
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  
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  
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  
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俊秀及智勇之人以時勉  
學俟開舉之歲克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歷代名君要覽卷之三畢

書歷代君臣要覽後

人之大倫其品有五而君臣者天  
下之儀表也苟非君臣之道明且  
良何以能得勅五典而建立政教  
扶植綱常乎夫君臣之道載具乎  
聖經炳如日星能讀者資之為足  
矣然而史書者所以記於往古治



亂盛衰得失存亡之迹而備於來  
今之龜鏡也故不讀史則不能考  
古昔之往迹而應今日之機務也  
學者治經以曉其理讀史以熟其  
事則於臨下奉上也何有然史書  
浩瀚知其要者鮮矣今黑岩俊兄  
乃以暇日纂輯於綱目暨諸史所  
載君臣事迹之坦然而可以舉行  
機要而可以為監戒者為一書且  
不敢私附之剗氏今摹刻以公  
諸世庶幾有補將來予觀其為書  
事少而多功指約而易操顧其精  
勤之功貽後學之意豈不美乎因  
記其後以諭來者



貞享四年秋七月丙戌

筑前後學貝原篤信書

歷代名臣要覽

五冊嗣出

寬政二年庚戌五月穀旦修補

平安書肆

湏原屋平左衛門

天主寺屋市郎兵衛

板



